

漢書門			
四	四	一	三
三	七	七	三
冊	架	函	號

庫文	
四	四
三	三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13
冊數	30 ( 14 )
函號	280 82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北史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韓麒麟

程駿

李彪

孫視

高道悅

甄琛

高聰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也父瑚秀  
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景穆  
監國為東曹主書文成即位賜爵漁陽男父亡在喪有  
禮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

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方圖進趣宜示寬厚勅敵  
在前而便坑其衆恐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  
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與房法壽對爲冀州刺史  
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於是  
軍須無乏及白曜被誅麒麟停滯多年孝文時拜齊州  
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  
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  
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  
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沈抑乃表請  
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哲則華族蒙

榮良才獲叙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  
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  
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藉千畝以率百姓用能衣食滋  
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  
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寔百王之常軌爲政之所先今京  
師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  
受其饑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有  
餒終今秋京都遇早穀價踊貴寔由農人不勸素無儲  
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上垂覆載之澤  
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爲其制長吏不恤其本自

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案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凶災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人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請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振所謂私人之穀寄積於官官有

宿積則人無荒年矣卒官遺敕其子殯以素館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疋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燕郡公諡曰康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位祕書中散卒贈漁陽太守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爲清河王擇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成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母亡居喪有禮子熙爲擇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引用及元義害擇久不得葬子熙爲之憂悴屏居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

終身不仕後靈太后反政以乂爲尚書令解其領軍子  
熙與樛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榭賓客張子慎伏  
闕上書理樛之寃極言元乂劉騰誣調書奏靈太后義  
之乃引子熙爲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乂死尋脩國  
史建義初兼黃門尋爲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  
少孤爲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  
熙愛友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  
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  
太守及伯華在郡爲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  
明帝詔遣案檢弼遂大見詰讓弼朱榮之禽葛榮送至  
京師莊帝欲面數之子熙以爲榮旣元凶自知必死恐  
或不遜無宜見之弼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怒  
而不責及邢杲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子熙信之還  
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恕死免官  
孝武初領著作以奉冊勲封歷城縣子天平初爲侍讀  
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  
竝給兵刃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  
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論者高之  
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婢王氏爲妻姑之  
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嫗李氏姦合而生

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子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疾卒  
遺戒不求贈諡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武定初贈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與宗弟顯宗字茂親剛  
直能面折廷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嘗  
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卽覆呼法撫猶  
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  
唯服郎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後兼  
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一曰竊聞興駕今夏若  
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  
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

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則南州免雜徭之煩  
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亦如歸二曰  
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爲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  
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  
今洛陽基趾魏明所營取譏前代伏惟陛下損之又損  
之頃來北都宮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  
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洫使寺署有  
別士庶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三曰竊聞興駕還洛  
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  
不垂堂況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清道而行尚恐銜塵

之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四曰竊惟陛下耳聽  
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慮萬機晷昃而食夜分而  
寢加以孝思之至與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獻  
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熙無疆之祚莊  
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厓以有待之形役無厓之智殆  
矣此愚臣所不安也孝文頗納之顯宗又上言前代取  
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  
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  
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  
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

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耻以爲  
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今  
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  
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卽先  
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  
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  
以刑法爲政生人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  
則雖以捶撻薄刑而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  
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未多坐盜棄市而  
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今州郡

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  
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  
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讐是  
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宜  
敕示百官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爲犬戎所逐東  
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寔自  
草創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  
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爲盛按春秋之義有宗廟謂之都  
無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  
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寔亦遠矣今便回  
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  
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人以官位相  
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  
厮豎之邑臧獲顯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  
之聖王必令四人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  
僞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  
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  
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買  
賣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渾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  
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叟任意所從其



北齊書卷之七  
七  
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  
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  
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之家習士  
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  
可得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  
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  
也至於伎作宦塗得與膏梁華望接閑連竟何其略也  
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  
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虧盛美又曰自南僞相承竊有  
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人故僑置中州郡縣

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非所以疆  
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爲可依地理舊名一皆  
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并省  
今人口旣多亦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  
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  
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  
比以來亦爲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綺羅僕  
妾厭粱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  
寔多如不悛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又曰諸宿衛內  
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無令繕其蒲博之

具以成褻狎之容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  
禁止帝善之孝文曾謂顯宗及程靈虯曰著作之任國  
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  
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  
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校卿才能可居中第謂  
程靈虯曰卿與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曰臣才  
第短淺比於崔光實爲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  
今昔楊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瓿之譚二百年外則  
越諸子今臣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然萬祀之後仰觀  
祖宗巍巍之功上覩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

典慎徽於虞書帝曰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堯  
臣顯宗曰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帝曰卿  
爲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  
筆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優於遷固也帝哂之後  
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帝曾詔諸官曰近代已來  
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所爲可復以爲不可宜校量  
之李沖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爲欲爲膏粱兒地  
爲欲益政贊時帝曰俱欲爲人沖曰若欲爲人陛下今  
日何爲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殊人之技  
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

純篤朕是以用之冲曰傅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帝曰  
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耳冲謂諸卿士曰適欲請  
救諸賢祕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爲援意有所懷  
敢不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魯之三卿孰  
若四科帝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  
惟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監  
令之子必爲祕書郎頃來爲監令者子皆可爲不帝曰  
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爲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  
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  
擢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爲本州中正二十一年車駕

南征以顯宗爲右軍府長史統軍次赭陽齊戍主成公  
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  
拒戰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也顯宗  
曰臣頃見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  
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  
力弱禽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充而効之其  
罪彌甚所以歛毫卷帛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勲誠  
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爲鎮南  
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上表頌自矜伐訴前征勲詔  
曰顯宗進退無檢虧我清風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

張彝奏免顯宗官詔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効顯宗既  
失意遇信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以申憤  
結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景明  
初追赭陽勳賜爵章武男子伯華襲

程駿字麟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  
坐事流涼州祖父肇呂光人部尚書駿少孤貧居喪以  
孝稱師事劉延明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延明謂門人  
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駿白延明日今  
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不可以經世  
駿爲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

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爲生爽性則冲真喪廷  
明日卿年尚幼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沮渠牧  
犍擢爲東宮侍講太延五年涼州平遷于京師爲司徒  
崔浩所知文成踐阼爲著作郎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  
書李敷奏駿實史才方申直筆請留之書奏從之獻文  
屢引駿與論易老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  
暢問駿年對曰六十一帝曰昔太公老而遭文王卿今  
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陛下尊過西伯觀  
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延興末高麗王璉求納女於掖  
庭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持節如高麗迎女駿至

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旣而伐之由行人具其  
夷嶮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  
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  
酒食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獻文崩乃還拜祕書令  
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官例皆賜爵  
令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爲宜依舊事駿獨以  
爲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爲帝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  
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未見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  
疆土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一時恩澤豈足爲長  
世之執乎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事固當正

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  
百匹又詔曰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門無挾貨之賓室  
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  
性介直不競時榮大和九年正月病篤遺命曰吾存尚  
儉薄豈可沒爲奢厚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蘧  
篠頗亦矯厲可斂以時服明器從古初駿病甚孝文文  
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勅侍御師徐謩診視賜以湯  
藥臨終詔以少子公稱爲中散從子靈蚪爲著作佐郎  
及卒孝文文明太后傷借之賜東園祕器朝服一稱帛  
三百匹贈兗州刺史曲安侯謚曰憲所作文章自有集

錄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也孝文賜名焉家寒微少孤貧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將隱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間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陸叡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修師友之禮稱之州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間稱之朝貴李冲禮之甚厚彪深宗附之孝文初爲中書教學博士後假散騎常侍衛國子使於齊遷祕書丞

參著作事自成帝已來至於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爲春秋體遺落時事彪與祕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體創爲記傳表志之目焉彪又表上封事七條曰古先哲王之爲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爲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夫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者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爲長太息者六此卽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

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王好奢而國有饑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此蓋朝制不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爲第宅車服自百官以下至於庶人宜爲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案盛然則祭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爲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黎元載祀八百遠

羸氏之君於秦也弗以義方教厥冢子冢子於是習成兇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道在於師傅故禮云冢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旣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非唯予之咎抑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

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日躋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寔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詔導太子詔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事幸甚矣其三日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困乃加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爲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

則加私之二糴之於人如此人必事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害臣又聞前代明王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甯晉武廓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漢制舊斷獄報重盡



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旱論者以不  
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  
寵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以  
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殷以爲春十三月陽  
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  
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  
斷今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  
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之典憲猶或闕然今豈所  
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  
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

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  
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  
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鞶纓盤  
水如劔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  
聖朝賓遇大臣禮崇古典自太和降有負罪當陷大辟  
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  
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  
恩發於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  
人有告丞相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阜隸同  
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

爲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爲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  
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  
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  
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  
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  
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下獄良由孝文行  
之當時不爲永制故耳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安  
可陳瞽言於朝且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  
事焉得行恩當時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  
子之道天性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

其有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而無情之人父兄  
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卽刑父兄無愧恧之色宴  
安榮位游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  
分憂均戚之理也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  
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  
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  
薄使人知有所耻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  
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也周季陵夷  
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卽戎素冠作刺逮乎虐秦殆皆泯  
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人當從軍屯者

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  
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  
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不行晉時鴻  
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爲常  
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  
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  
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大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  
郊廟之祀鳴玉垂綬同節慶之醺傷人子之道虧天地  
之經愚謂如有遭父母喪者皆得終服若無其人曠  
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理所司出納敷奏而

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緣從役雖愆於  
禮事所宜行也帝覽而善之尋皆施行彪稍見禮遇詔  
曰彪雖宿非清第代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  
辯之才頗堪時用兼優吏職載宣朝美若不賞庸叙績  
將何以勸獎勤能特遷祕書令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  
五百匹馬一匹牛二頭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  
齊遣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并設讌樂彪辭樂及坐彪曰  
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極故有  
今者悉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纓裳猶以素服從  
事裴謝在北固應具此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請問

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踰月今聖上  
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德報於殷漢之間可謂得  
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  
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羣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暮  
可謂失禮繪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爲  
曠代之制何關許人繪言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萬機何  
慮於曠彪曰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  
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主上親攬蓋遠軌軒唐彪將還  
齊主親謂彪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  
歲復來游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答請重

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齊主惘然曰清都  
可尔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閑朕當以殊禮相送  
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  
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謇博後爲御史中尉  
領著作郎彪旣爲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  
畏之豪右屏氣帝常呼爲李生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  
李生猶漢之有汲黯後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尉解著  
作事帝宴羣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  
彪之直是我國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  
僕射李冲任城王澄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冲

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沖積其前後  
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案臣彪昔於凡品特  
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加金  
璫右珥蟬冕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  
身爲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與禁省冒取官材輒  
駕乘黃無所憚懼肆志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  
可懷臣今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獄沖又表曰  
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  
辭辯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官位升達參與  
言宴聞彪平章古今商略人物興言於侍筵之次啓論

於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  
臣雖下愚輒亦欽其正直及其始居司直執志徑行其  
所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  
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斂手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  
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謠心不承  
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  
軍諸卿等集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  
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  
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曰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  
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卽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

無枉死時諸人以所在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知其威虐猶謂益多損少故不以申徹實失爲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口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是已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臣與任城卑躬曲已其所欲者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亟投彪於有北以除姦矯之亂政如臣列無證宜放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帝在懸瓠覽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帝恕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

卿爲已死彪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帝悅因謂曰朕期卿每以貞松爲志歲寒爲心卿應報國盡心爲用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爲朕與卿爲宰事爲卿自取彪曰臣僣由已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臣罪旣如此宜伏東臯之下不應遠黜屬車之清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帝曰朕欲用卿憶李僕射不得帝尋納宋弁之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至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事在帝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宣

武踐阼彪自託於王肅又與郭祚崔光劉芳甄琛邢巒  
等詩書往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脩史官之事肅  
等許爲左右彪乃表曰惟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  
百齡年幾十紀史官叙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  
勲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  
蕪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召名儒博達之士以  
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衆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  
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  
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伏  
唯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

崩殂凡百黎民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叡之真應保  
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和邦天清其氣地樂  
其靜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記曰善述者欲人繼其  
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然  
先皇之茂勛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準之前代其德靡  
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  
也齊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  
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  
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  
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

禮由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鑿  
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荆者先皇之禮也升中  
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度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袞實無  
闕者先皇之德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  
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  
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爲而弗  
有者可謂四三王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  
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其明小則  
與四時並其茂故能聲流無窮義昭來裔是以金石可  
滅而風流不泯者其惟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

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  
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  
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鑿之軌轍後鏡之著龜也然前代  
史官之不終業者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  
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  
爲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  
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  
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此史官  
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  
哉式穀令爾休矣而典暮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



漁陽傳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  
竝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竝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  
作程靈虯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徙他職官非所司唯  
著作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  
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昔史談誠  
其子遷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  
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書稱無曠庶  
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  
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  
不得爲臣誠不知強欲爲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

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  
罷不能今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  
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錄庶不爲飽食終日耳  
近則暮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貳藏  
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許之肅以其無  
祿頗相賑餉遂在秘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脩史宣武  
親政崔光表曰臣昔爲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  
貞強考述無倦頃來契闊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厥  
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  
明春秋闡成皇籍旣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

從滌洗愚謂宜申以常伯正綰著作宣武不許詔彪兼  
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卒於洛  
陽始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爲木手擊其  
脅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又尉喻汾州叛胡得其兇  
渠皆鞭面殺之及彪病體上往往創潰痛毒備極贈汾  
州刺史諡曰剛憲彪在祕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  
分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餘著詩頌  
賦誄章表別有集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交弁爲大中正  
與孝文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優假彪亦知  
之不以爲恨弁卒彪痛之無已爲之哀誄備盡辛酸郭

祚爲吏部彪爲子志業官祚仍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  
常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貴游拔之深用忿怨形於言  
色時論以此非祚祚每曰爾與義和至友豈能饒爾而  
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穆及爲雍州彪詣澄爲  
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爲啓得爲列曹行參軍時稱澄之  
美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便能屬文彪奇之謂  
崔鴻日子宜與鴻道爲二鴻於洛陽鴻遂與交款往來  
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  
謂所親曰此當與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宣武聞  
其名召爲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始彪奇志

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自稱詠由是孝文所貴  
及彪亡後婕妤果入掖廷後宮咸師宗之宣武崩後爲  
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志歷官所在  
著績桓叔興外叛南荆荒毀領軍元義舉其才任撫導  
擢爲南荆州刺史建義初叛入梁志弟游有才行隨兄  
志在南荆州屬余朱之亂與志俱奔江左子昶

昶小名那性峻急不雜交游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  
時洛陽初置明堂昶年十數歲爲明堂賦雖優洽未足  
才制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也初謁周文周文深奇之  
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周文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

神情清悟應對明辯周文每稱歎之綬德公陸通盛選  
僚案請以昶爲司馬周文許之昶雖年少通特加接待  
公私之事咸取決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儀注累遷都  
官郎中相州大中正昶雖處郎官周文恒欲以書記委  
之於是以爲丞相府記室參軍著作郎脩國史轉大行  
臺郎中中書侍郎又轉黃門侍郎封臨黃縣伯嘗謂曰  
卿祖昔在中朝爲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  
風但孤以中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卽授卿耳然  
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奏昶爲御史中尉賜姓宇文氏  
六官建拜內史下大夫進爵爲侯明帝初行御伯中大

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錄保定初進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清要盛選國華  
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等竝  
爲納言尋進爵爲公五年出爲昌州刺史在州遇疾求  
入朝詔許之未至京卒贈相瀛二州刺史昶周文世已  
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昶所作也及  
晉公護執政委任如舊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  
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藁草唯留心  
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  
聽樂時論以此稱焉子丹嗣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騎常侍  
新昌侯祖育馮弘建德令太武東討率部歸命授建忠  
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玄起武邑太  
守遂居勃海薊縣道悅少爲中書學生侍御主文中散  
後爲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強禦車駕南征徵兵秦  
雍大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書侍御史薛聰侍  
御史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  
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  
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縮樞轄蒙冒莫奉請  
以見事免澄良等所居一時道悅兄觀爲外兵郎中澄

奏道悅有黨人之負孝人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  
不論詔曰道悅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  
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鯁朕寔嘉其一至嘗誇  
之誠何愧黷鮑也其以爲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車駕  
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時宮闕初基廟庫未構  
車駕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楫道  
悅表諫以爲闕居宇之功作游嬉之用損耗殊倍又深  
薄之危古今共慎於是帝遂從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  
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憚之太和二十  
年秋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

恂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帝甚加悲惜贈散騎  
常侍營州刺史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  
事葬于舊塋諡曰貞侯宣武又追錄忠槩拜長子顯族  
給事中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顯族弟敬  
猷有風度蕭寶夤西征引爲驃騎司馬及寶夤謀逆敬  
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洩見殺贈滄州  
刺史聽一子出身道悅長兄嵩字崑嶙魏郡太守嵩弟  
雙清河太守坐贖貨將刑於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爲  
錄尚書事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後爲涼州刺史專  
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爲幽州刺史以貪穢被

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雙弟觀尚書左外兵郎  
中城陽王鸞司馬南征赭陽先驅而歿諡曰閔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郗之後也父凝州主  
簿琛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學覽  
經史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尠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  
頗以弈碁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倉頭常令執燭或  
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曰郎君  
辭父母仕官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碁日夜  
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愴然慙  
感遂從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太和初拜中書博

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爲孝文知賞宣武踐阼以  
琛爲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琛表日月令稱山林藪澤  
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  
之無赦此明導人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  
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郭  
護在公更所以爲人守之耳今者天爲黔首生鹽國爲  
黔首鄣護假獲其利猶是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  
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  
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臣每觀上古愛人  
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

今僞弊相承仍崇關廛之稅大魏宏博唯受穀帛之輸  
是使遠方聞者莫不歌德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  
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况  
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願弛鹽禁使沛然遠及依  
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付八坐議可否以  
聞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但恐坐談則  
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爲可竊惟大道旣往  
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恒恐財不賙國澤不厚  
人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澤輕  
在人之貢立稅關市禪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已也

回彼就此非爲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人藉  
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禁此泉池不專太官之御斂此  
匹帛豈爲後宮之資旣潤不在已彼我理一積而散之  
將焉所吝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急出入之間事不如法  
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與之者有謬至使朝廷識者聽營  
其閒今而罷之懼失前旨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乃  
自古通典然興制利人亦世或不同甄琛之表寔所謂  
助政毗俗者也可從其前計尚書嚴爲禁豪強之制也  
詔琛參八坐議事尋正中尉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畏  
避不能繩糾貴游凡所劾者率多下吏於時趙脩寵貴

琛傾身事之琛父疑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別駕  
皆託脩申達至脩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  
及監決脩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脩小人背如土牛  
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脩死之明日琛與黃門郎李  
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  
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何處放蛆來  
今晚始顧雖以言戲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  
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曰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  
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況趙脩侵  
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中外影響

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陞  
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黃門郎  
李憑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脩釁彰方加彈  
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  
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爲鄙詐於茲甚矣謹依律科從  
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寔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  
旣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脩是親是仗緇黜  
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槩  
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  
死黜者二十餘人始以父母老常求解官扶侍故孝文



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  
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  
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  
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北內手種松柏隆冬負掘  
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  
林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  
自娛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  
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  
出參尚書入厠帷幄孝文時琛兼主客郎迎送齊使彭  
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昕爲胸山戎主昕

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乃納昕女爲妻婚日詔  
給厨費琛所好悅宣武時調戲之遷河南尹黃門中正  
如故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大武皇帝親自  
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  
略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  
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寇盜  
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  
堪檢察故也今擇尹旣非南金里尉鈐刀而割欲望清  
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  
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

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寔爲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先朝立品不必卽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况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以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勲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

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後皆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故及高肇死琛以黨不宜復參朝政出爲營州刺史遷涼州刺史猶以高氏之昵不欲取之於內久之爲吏部尚書未幾除定州刺史固辭曰陛下在東宮崔光爲少傅臣爲少保今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公故僕射游肇時爲侍中與臣官階相似肇在省爲僕射死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臣今適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生師保不如死游肇詔書慰遣之琛旣至鄉衣錦晝游大爲稱滿政體嚴細甚無聲譽

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光亦揣其意復書以悅之徵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諡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公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已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諡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卽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諡列上諡不應法者博士

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衽論其諡也雖窮文盡武無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諡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

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之流無不復  
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人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以  
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  
悉請截量不聽爲受仍踵前來之失者皆付法司科罪  
詔從之琛祖載明帝親送降車就輿矛服哭之遣舍人  
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諢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  
在官清白自孝文宣武咸相知待明帝以師傅之義而  
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姓族  
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  
於世琛長子侃字道正位祕書郎性嶮薄多與盜劫交

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毆擊主人爲司州  
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慙慨廣平王懷爲牧與琛先不  
協欲具案窮推琛託左右以聞宣武敕懷寬放懷固執  
之久乃特旨出侃自此沈廢卒家侃弟楷字德方粗有  
文學頗更吏事琛啓除祕書郎宣武崩未葬楷與河南  
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後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  
之稱明帝末丁憂在鄉定州刺史廣陽王深召楷兼長  
史委以州任尋屬鮮于脩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人反  
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內先有  
燕恒雲三州避難戶脩禮等聲云欲將此輩共爲舉動

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走收三州人中麤暴者殺之以威外賊賊及刺史元冏都督揚津等至楷乃還家後脩禮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後齊文襄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卒贈驃騎將軍祕書監滄州刺史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慾頗涉書史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爲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中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及葛榮侵擾河北詔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勲

賞安市縣子孝靜初爲衛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出爲北徐州刺史卒官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諡曰靖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書道武平中山入魏卒於涼州刺史諡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爲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定州刺史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子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累遷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効以功賜爵中山公後坐事死鄴纂從弟元賓位奉朝請及外生高昂貴

達啓贈瀛州刺史

高聰字僧智本勃海人也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少隨其舅宋車騎將軍王玄謨征伐以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剋東陽聰徙平城與蔣少游爲雲中兵戶窘困無所不爲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調給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由是與少游同拜中書博士轉侍郎爲高陽王雍傅稍爲孝文知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後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略自許孝文銳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

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効肅言之於帝故假聰輔國將軍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聰躁怯少威重及與賊交望風退敗孝文怒死徙平州行屆瀛州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爲表帝見表顧王肅曰在下那得有此才令朕不知肅曰比高聰北徙或其所製帝悟曰必應然也宣武初聰復竊還京師說高肇廢六輔宣武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後加散騎常侍及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遂刊銘射所聰爲之詞趙脩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脩父聰爲碑文出入同載觀視

碑石聰每見脩迎送盡禮聰又爲脩作表陳當時便宜  
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脩死甄琛李憲皆被黜  
落聰深用危慮而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  
肇之力也脩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死言必毀惡茹皓  
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稱皓才識非脩之儔乃因皓  
啓請田宅皆被遂許及皓見罪戮聰以爲死之晚也其  
薄於情義皆如此侍中高顯爲護軍聰代兼其任顯與  
兄肇疑聰間構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卽  
真無遠慮藉貴因權耽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  
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出爲并州刺史聰善於

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在并州數  
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爲大使御史  
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宣武末拜散騎常侍  
平北將軍明帝踐阼以其素附高肇出爲幽州刺史尋  
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爲中尉  
元匡所彈靈太后竝特原之聰遂廢于家斷絕人事唯  
脩營園果世稱高聰黎以爲珍異又唯以聲色自娛後  
拜光祿大夫卒靈太后聞其亡嗟惋良久贈青州刺史  
謚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悅其  
情及病欲不適他人竝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聰所作

文筆二十卷長子雲字彥鴻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河陰遇害贈兗州刺史

論曰韓麒麟由才器識用途見紀於齊士顯宗以文學自立而時務屢陳至於實錄之功未之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見知蓋當時之長策李彪生自微族見擢明世輜軒驟指聲駭江南執筆立言遂爲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彪之謂也高道悅審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聽才高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北史卷四十終

北史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九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楊播

子侃

橫弟

棣

子昱

棣弟

津

楊敷

子素

敷叔父

寬

子文恩

紀

約從叔

順

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位中山相曾祖珍道武時歸國位上谷太守祖真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為廣平太守有稱績孝文南巡更人頌之徵為選部給事中有公平譽除安南將軍洛州

刺史未之任卒贈本官加弘農公諡曰簡播本字元休  
孝文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脩飭奉養  
盡禮擢爲中散累遷衛尉少卿與陽平王頤等出漢北  
擊蠕蠕大致克獲遷武衛將軍復征蠕蠕至居然山而  
還及車駕南討假前將軍從至鍾離師迴詔播爲圓陣  
禦之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播乃領精騎三百  
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欲度能戰者出遂擁而濟賊莫敢  
動賜爵華陰子後從駕討破崔慧景蕭衍於鄧城進號  
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城沔水上已設宴帝與中軍彭  
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遙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遙射侯

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已足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  
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箭中正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  
復過是遂舉卮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  
能可謂古今殊也除太府卿進爵爲伯後爲華州刺史  
至州借人田爲御史王基所劾除官爵卒于家子侃等  
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  
史并復其爵諡曰壯

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子  
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  
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

爵華陰伯揚州刺史長孫承業請爲錄事參軍梁豫州  
刺史裴邃規相掩襲密購壽春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爲  
內應邃已募勒兵士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  
頭置戍如聞復欲脩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  
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  
欲以實答之云無脩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  
勝邃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承業乃云錄  
事可造移報移曰彼之募兵想別有意何爲妄構白捺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泰無人也邃得移謂已覺便  
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遂

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夕鈔  
掠承業乃奏侃爲統軍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承  
業討之除侃爲承業行臺左丞軍次恒農侃白承業曰  
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  
地人有鬪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  
潰散諸處旣平長安自克愚計可錄請爲明公前驅承  
業從之令其子子產等領騎與侃於恒農北度便據石  
錐壁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  
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火各亦應之  
以明降款其無應烽卽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人遂傳

相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  
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侃頗有力焉  
建義初除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  
徙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爲今日但  
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  
侃曰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除度支  
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公及車駕南還顥令梁  
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  
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効尔朱榮赴之及橋破應  
接不果皆爲顥屠榮將爲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若今

卽還人情失望未若召發人材唯多縛筏間以舟楫沿  
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爲度勢顥知防何處一旦得度  
必立大功榮大笑從之於是尔朱兆等於馬渚諸楊南  
度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以濟河功進  
爵濟北郡公復除其長子師仲爲祕書郎時所用錢人  
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  
聽人與官竝鑄五銖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莊帝從之  
後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莊帝將圖尔朱榮侃  
與內弟李暉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其謀尔朱兆  
入洛侃時休沐遂竄歸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

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爲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沒冀全百口侃赴之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純陔襲播弟椿

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孝文賜改焉性寬謹爲內給事與兄播竝侍禁闈後爲中部法曹折訟公正孝文嘉之及文明太后崩孝文五日不食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宮輿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爲豫州刺史再遷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降於齊自漢中而北規復

舊土椿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疾遂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兼太僕卿秦州羌呂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反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守峽自固或謀伏兵斷其出入待糧盡攻之或云斬山木縱火焚之椿曰竝非計也賊深竄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見嶮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乃緩師賊果出掠仍以軍中驢馬餌之銜枚夜襲斬瞻傳首入正太僕卿初獻文世有蠕蠕萬餘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末叛走唯有一千餘家大中大夫王通高平

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後叛詔椿徙焉椿上書以爲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以先朝居之荒服之間正欲悅近來遠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愚謂不可時入坐不從遂於濟州綠河居之及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鈔掠如椿所策後除朔州刺史在州爲廷尉奏椿前爲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尚書邢巒據正始別格奏罪應除名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宣武以新律旣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斷以贖論後除定州刺史自道武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纔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主帥百八十四人椿在州因脩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兵爲御史所劾除名後累遷爲雍州刺史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遇暴疾頻啓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爲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使陳寶夤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昱還面啓明帝及靈太后並不納及寶夤邀害御史中尉鄺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爲椿父子所謗建義元年爲司徒丞

安初進位太保加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椿子昱  
爲顥禽又椿弟順順子仲宣兄子保弟子遁竝從駕河  
內爲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  
助其憂或勸椿攜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  
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椿上書頻請歸老詔聽服侍  
中服賜朝服一襲八尺牀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  
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四時以禮存問安否椿奉  
辭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爲  
元老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旣難相違深用悽切椿亦  
歔歔欲拜帝親執不聽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

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誠子  
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卽爲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  
不絕祿卹甚多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  
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故六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  
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  
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常自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若  
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  
也不聽與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昏姻至吾兄弟不  
能遵奉今汝等服乘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  
如上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

北史卷四十一 列傳 七  
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饑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二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爲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爲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竝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誠曰今忝二聖近臣居母子間難宜深慎之又

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以是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余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宴高祖謂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唯楊播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爲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爲司空者正由



忠謹慎口不嘗論人之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  
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驅馳勢門  
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  
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  
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  
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爲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  
尤謂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  
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  
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汝等能記吾言吾百  
年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爲介朱天光所害時人

莫不怨痛之太昌初贈太師丞相都督冀州刺史子昱  
昱字元略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遊獵昱  
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縱恣詔御史  
中尉崔亮窮案之伏法都市者三十餘人不死者悉除  
名唯昱與傅陵崔楷以忠諫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  
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洛陽東亭醜  
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爲屈北  
海王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  
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洵則從其洵伯父剛則不吐  
柔亦不如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

美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時明帝在懷抱中至於  
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  
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自此以來輕  
介出入進無二傳導引之美退闕羣寮陪侍之式非所  
謂示人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  
臣下咸知爲後世法於是詔自今若非手敕勿令兒輒  
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  
太后嘗謂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  
隱昱奏楊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  
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義靈太后令召義夫妻泣而責

之義深恨昱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卽義之  
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元氏請別居昱父  
椿集親姻泣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  
便求別居不聽遂懷憾神龜二年瀛州人劉宣明謀反  
事覺逃竄义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宣明云昱父椿叔  
津竝送甲杖三百具謀圖不逞义又構成其事乃遣夜  
圍昱宅收之並無所獲太后問狀昱具對元氏構讐之  
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义  
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义之廢太后也乃  
出昱爲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又遣黃門盧同

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義旨就郡鎖昱赴鄴囚訊百  
日乃還任孝昌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後賊  
圍豳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  
仍隨軍監察豳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  
內虛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  
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若長安不守大軍自  
然瓦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陣斬  
神達諸賊迸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緩遂免昱  
官尋除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爲雍州徵昱除吏部郎  
中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

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後除鎮東將軍假  
軍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於後太山守羊  
侃據郡南叛侃兄深時爲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  
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奈何以侃罪深宜聽朝旨不  
許羣議還朝未幾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南道大都督鎮  
滎陽顥禽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城陷昱與弟息五人  
在門樓上顥至執昱下責曰卿今死甘心不答曰分不  
望生向所以不下樓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  
供養乞小弟一命便是死不朽也顥將陳慶之胡光等  
伏顯帳前曰陛下度江三千里無遺鏃費昨日殺傷五

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顙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  
下都袁昂爲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昱於是斬昱  
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孝莊還復  
前官余朱榮之死昱爲東道行臺拒余朱仲遠會余朱  
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  
司空公定州刺史子孝邕員外郎奔免匿蠻中潛結渠  
率謀報余朱氏微服入洛爲余朱世隆所殺椿弟穎字  
惠哲本州別駕穎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豫立莊帝功  
封三門縣伯位冀州刺史罷州還遇害太昌初贈太尉  
公錄尚書事相州刺史子辯字僧達位東雍州刺史辯  
弟仲宣有風度才學位正平太守爵恒農伯在郡有能  
名還京兄弟與父同遇害太昌初辯贈儀同三司恒州  
刺史仲宣贈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仲宣子女就幼而  
雋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  
兵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  
陰太守順弟津

津字羅漢本字延祚孝文賜改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  
年十一除侍御中散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臨朝津曾  
入侍左右忽欬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  
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免知賜縑百

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宗族姻表  
罕相參候司徒馬誕與津少結交友而津見其貴寵每  
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而津逾遠焉  
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何自外也津曰爲勢家所  
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  
奏事令孝文南征以津爲都督征南府長史後遷長水  
校尉仍直閣景明中宣武遊於北芒津時陪從太尉咸  
陽王禧謀反帝馳入華林時直閣中有同禧謀皆在從  
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閣半爲逆黨非至忠者安  
能不豫此謀因拜津左右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閣

出除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齎絹  
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駟而至被劫人  
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  
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  
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  
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寮佐有濁貨者  
未曾公言其非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  
犯法者以母憂去職延昌末起爲華州刺史與兄播前  
後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  
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

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耻於是競相勸厲官調更勝孝昌中北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津始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脩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旣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旣逼城不可示弱乃閉門不內津揮刃欲斬門者軍乃得人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騷擾津開門出戰賊退人心少安尋除定州刺史

又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闔州愧服遠近稱之時賊帥鮮于脩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脩理戩具更營雉堞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漏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告曰不畏利槩堅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等書喻之并授鐵券許之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寤復書云欲殺普賢又云賊欲圍城正爲取北人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

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  
送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脩  
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  
守詔加衛將軍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人給復八年  
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絕之自受攻圍經  
歷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出詣蠕蠕主  
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訴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  
發率精騎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遂還  
津長史李裔引賊入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  
衣服置地牢下數日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

津曾與裔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  
慙典守者以告洛周弗之責及葛榮併洛周復爲榮所  
拘榮破始得還洛永安二年兼吏部尚書元顥內逼莊  
帝將親出討以津爲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  
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埽洒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  
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芒流涕謝罪帝深  
嘉慰之尋以津爲司空加侍中尔朱榮死使津以本官  
爲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都督并州刺史委以討胡經  
略津馳至鄴將從滏口而入遇尔朱兆等巴克洛相州  
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逸旣爲

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爲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  
津規欲東轉更爲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度河而余  
朱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果遂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  
害於洛太昌初贈大將軍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  
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長子道

道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道性靜退  
年近三十方爲鎮西府主簿累遷尚書左丞金紫光祿  
大夫亦被害於洛太昌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  
州刺史謚曰公定道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起家員外  
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

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  
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常寢御床前帝曾夜中謂  
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卿差以自慰再遷南秦州  
刺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  
者仍以路阻不行改光州刺史時災儉連歲逸欲以倉  
粟振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  
命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  
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竝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  
爲宜貸二萬詔聽貸二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  
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造粥飼之將死而得濟者以



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爲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爲設食者雖在閭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余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太昌初贈都督豫郢二州刺史謚曰貞逸弟謚字遵和歷員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伯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在晉陽爲余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兗州刺史謚弟愔事列于後津弟暉字延季弘厚頗有文學位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河

陰贈儀同三司雍州刺史播家世純厚竝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竝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府主皆自引寮佐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爲見問初津爲肆州椿在

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  
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並皆有孫唯椿有曾  
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爲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昱已下  
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焉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河  
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  
世莫逮焉尔朱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爲逆奏請收之  
節閔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乃下詔世隆遂遣步騎  
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處無少長  
皆遇禍籍沒其家節閔惋悵久之

椿字遵彥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  
出人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  
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  
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情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  
之歔歔遂爲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  
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情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  
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  
咸爭之情頽然獨坐其季父暉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  
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  
悖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具盛饌以飯  
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

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  
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  
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  
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  
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  
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壟山讀書孝昌初津  
爲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  
昌男不拜及中山爲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洛周  
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僞職愔乃託疾密  
含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陽喑不語榮以爲信然乃

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年十八元顥入洛時  
愔從父兄侃爲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處便屬乘  
輿失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度而潛南奔愔固諫  
止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  
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邵隱  
於嵩山及莊帝誅尔朱榮其從兄侃參讚帷幄朝廷以  
其父津爲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  
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朔愔時  
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爲寬所執至相州見刺  
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祭

止焉遣隊主鞏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  
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如此雖曰囚虜  
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  
惠也榮貴深相矜感遂與俱逃愔乃投高昂兄弟旣落  
竄累載屬齊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贊揚  
興運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卽  
署行臺郎中南攻鄴歷楊寬村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愔  
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  
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  
右丞于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及崔

俊出遭罹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哀毀  
骨立神武愍之常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  
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  
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  
大將軍者一人太尉錄尚書及尚書令者三人僕射尚  
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  
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  
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厚愔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  
之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以  
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鴈

門溫湯療疾郭季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  
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見沈者  
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  
削跡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  
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愔存遺愔  
從兄寶猗賫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  
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授  
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黃門侍郎妻以庶女  
又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至碣礮州內有愔家舊佛  
寺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歐血數升遂發病

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定  
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  
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別封陽夏縣男又  
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卽魏孝靜后  
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  
封華山郡公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  
年封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寮莫有下淚愔悲不自勝濟  
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  
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爲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  
追贈司空公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爲朝野所

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  
慈旨溫顏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  
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竝待而舉火頻遭迫厄冒履艱  
危一食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讎捨而不問典選二十  
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  
以爲惜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惜聞不以爲意  
其聰記彊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或單稱名  
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惜曰  
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  
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

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琛爲士深士琛自言  
惜曰盧郎潤朗所以比玉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鏤  
大帶遇李庶頗以爲耻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旣見  
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經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  
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  
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惜辭氣溫辯  
神儀秀發百寮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  
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  
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惜隣宅嘗見其門  
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

慎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文宣大漸以常山長  
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爲念愔與尚書左僕射平  
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  
竝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  
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  
決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隨梓宮之鄴留長廣鎮晉  
陽執政復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處  
太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  
賞多濫至是愔先自表解其開封王諸叨竊榮恩者皆  
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高歸彥初雖

同德後尋反動以疎忌之跡盡出口兩王可誅渾天和又  
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宋欽道面奏帝稱  
二叔威權旣重宜速去之帝不計曰可與令公共詳其  
事情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  
啓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宮人季昌儀者北豫州刺史高  
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宮太后與昌儀宗情甚相昵愛  
太后以啓示之昌儀密白太皇太后愔又議不可令二  
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爲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爲  
太師錄尚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  
竝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愔云吾等

至誠體國豈有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爲忽有此慮  
長廣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勲貴  
數人相知并與諸勲胄約行酒至情等我各勸雙盃彼  
必致辭我一日捉酒二日捉酒三日何不捉爾輩卽捉  
及宴如之情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  
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  
可於是情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  
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  
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二叔率高歸彥賀拔仁  
斛律金擁情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

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彥喻之乃得入送情  
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  
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墀叩頭進而言曰臣與  
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彥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自王公  
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唇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  
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情獻  
皇帝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  
萬死帝時嘿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陞衛叩刀仰視帝不  
睨之太皇太后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卽今頭落  
乃却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



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邪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耳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位守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讒已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太皇太后臨愴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爲之二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謡曰白羊頭翬秃殺斃頭生角又曰白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阿廢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爲愴也角文爲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廢姑愴子獻天和皆尚帝姑故曰道人姑夫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復尋簿錄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遵彥死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麒麟而策蹇豈可悲之甚愴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曰使役在朝

大富貴在齊趙後遇周文於關中創業用爲典籤將命使於蠕蠕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神武見之大悅神武舊養韓長鸞姑爲女是爲陽翟公主遂以嫁之甚被待遇文宣時官至侍中濟南卽位委任彌重除尚書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斛律光逐而禽之子獻嘆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此天統五年追贈司空天和事見兄元傳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太守自滎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而邪險不良初爲太原公東閭祭酒天保世稍遷中書侍郎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

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爲之禮俄而自結人主稍不可制欽道舊與濟南款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二人權將楊愔相埒愔見害之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其人死日恨不得一佳伴頤後與愔同詔追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頤弟抗字子信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

楊敷字文衍播族孫也高祖暉洛州刺史贈恒農公謚曰簡曾祖恩河間太守祖鈞博學彊識頗有幹用位七兵尚書北道行臺恒州刺史懷朔鎮將贈侍中司空公進封臨貞縣伯謚曰恭父暄字宣和性通朗彊識有學

位諫議大夫以別將從廣陽王深征葛榮遇害贈殿中尚書華州刺史敷少有志操重然諾人景慕之魏建義初襲祖鈞爵臨貞縣伯稍遷廷尉少卿斷獄以平允稱周孝閔踐阼進爵爲侯天和中爲汾州刺史進爵爲公齊將段孝先率衆來寇城陷見禽齊人方任用之敷不爲屈遂以憂憤卒於鄴子素

素字處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祖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

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記室轉禮曹加大都督周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二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又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暗其言贈敷使持節大將軍譙廣復三州刺史諡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常令爲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曰善相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授司城大夫復從

憲拔晉州屯兵雞樓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宵遁爲齊  
兵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  
獲免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尋從王軌破陳將  
吳明徹於呂梁行東楚州事封弟慎爲義安侯陳將樊  
毅築城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城宣帝卽位襲父爵  
臨貞縣公以弟約爲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譙南及隋  
文帝爲丞相素深自結納帝甚器之以爲汴州刺史至  
洛陽會尉遲迥作亂滎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應迥素  
不得進帝拜素大將軍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位柱國  
封清河郡公以弟岳爲臨貞公及隋受禪加上柱國拜

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妬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  
定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  
素數進取陳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  
二百匹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  
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檣竿並高百五十尺容戰士  
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餘人自餘千乘  
舩艦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  
趨三硤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狼  
尾灘以遏軍路其地嶮峭諸將患之素曰負勝在此一  
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

其便乃夜掩之素親率黃龍十艘銜枚而下遣關府王  
長襲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趣白沙北岸  
比明而至擊之欣敗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  
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  
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陳南康  
白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纜巖綴鐵鎖三  
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  
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荊州之延洲素遣  
巴蛇卒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檣竿碎賊十餘艦遂大破  
之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

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  
荊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  
會乃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郢國公眞食長壽縣千戶以  
其子玄感爲儀同三司玄獎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  
萬石加之金寶又賜陳主妹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  
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郢臣不願與同於  
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稜  
等爲亂以素爲行軍總管討之帝命平定日男子悉斬  
女婦賞征人在陣免者從賤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  
史以盛兵據京口素舟師入自楊子津進擊破之晉陵

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求拒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皓又平之吳郡沈玄愴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衆援之玄愴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禽孟孫玄愴歛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江浙賊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吳州總管五原公元契鎮會稽以其兵盛而降之智慧盡屠其衆契自殺智慧有船艦千餘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破之智慧逃入海躡之從餘姚汎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賊帥汪文進自稱天

子據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上開府賜絲八千段素以餘寇未殄恐爲後患又自請行詔以素爲元帥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爲亂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汎海奄至國慶遑遽棄州走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時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爲亡命號曰遊艇子智慧國慶欲往依之素乃密令人說國慶令斬智慧以自效國慶

乃斬智慧於泉州自餘支黨悉降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餅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三千口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爲尚書右僕射與高頴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貴之內頗推高頴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臣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頴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頴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及宮成上令高頴前視奏稱頴傷綺麗大損人丁帝

不悅素懼卽於北門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論上上乃解於是賜錢百萬綿絹三千段開皇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騎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爲天賜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達頭被重創而遁衆號哭而去優詔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竝上儀同素

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佗將雖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二十年晉王廣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熲為尚書左僕射賜良馬十匹牝馬二百

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竝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趨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三玄感位柱國玄縱為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君為元首臣則股肱共理百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鑿明遠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脤出師禽翦凶魁克平號鄭頻承廟筭揚旂



江表每稟戎律長驅塞垣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  
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  
則詞藻從橫語武則權奇間出旣文且武唯朕所命任  
使之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瑩兆安  
厝委素經紀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  
素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永保無窮以爲  
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遍歷川原  
親自占擇志圖元吉孜孜不已遂得神臯福壤營建山  
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平戎定寇比其功業若不  
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

子子孫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萬匹米  
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時  
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昇竝尚書  
列卿諸子無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  
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  
文殷胄者工草隸竝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爲奴親戚  
故吏布列清顯其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  
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  
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  
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

附惟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婿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疎忌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已下射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潛送於上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

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往東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黼子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黼子懼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絳呂三州竝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築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以奇兵深入霍山緣崖谷而進

直指其營一戰破之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  
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  
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來拒戰又擊破之禽蕭摩  
訶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  
弟脩武公約賚手詔勞素素上表陳謝其月還京師從  
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功拜其子萬石  
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羅綺千匹諒之  
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  
二千段尋拜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  
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戶其年病薨諡曰景

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  
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輜輶車班劔二十人  
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  
事帝又下詔立碑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  
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上爲一時盛作未  
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是乎集十卷  
素雖有建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爲帝猜忌外示殊禮  
內情甚薄太史言楚分野有大喪因改封素於楚寢疾  
之日帝每令名醫詎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  
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

曰我豈須更活邪素貪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之處邸店水磴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于玄感

玄感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唯素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美鬚髯儀貌雄俊好讀書便騎射弱冠以父軍功位柱國與其父俱爲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後文帝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獲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纖介必知吏人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歲餘拜鴻臚卿襲爵楚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

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後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達升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以告兵部尚書段文振振以白帝帝嘉之謂羣臣曰將門有將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預朝政帝征遼東令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議謀不時進發帝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

揚郎將萬石竝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僞爲使從東方來謬稱護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募勇夫於是取颿布爲牟甲署置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爲名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趙懷義爲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將襲洛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戶部尚書樊子蓋等勒兵備禦脩武縣人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度河從亂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

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務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每有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巨萬金至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爲天下解倒縣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詣轅門請自効者日數千及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竝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乂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于天殄人敗德頻年肆眚盜賊於

是滋多所在脩營人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  
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  
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  
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烟淮江之間  
則鞠爲<sub>草</sub>草玄感世<sub>荷國恩</sub>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  
奸子孫<sub>我輔弼之</sub>惡子孫爲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  
旨下順<sub>心廢此</sub>昏更立明哲今四海同心九有感  
應士卒用命如赴<sub>讐</sub>人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  
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又願以黔黎在念社稷  
爲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

然言無所具遂進逼東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衆自關  
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度瀍澗挑戰玄感僞北玄逐  
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  
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  
數千騎乘之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  
親運長矛身先士卒暗鳴叱咤所當莫不震懾論者方  
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蹙  
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邙一日間戰十餘合玄感  
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  
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

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  
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與前戶部  
尚書李子雄計曰屈突通曉兵事若度河則勝負難決  
不如分兵拒之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  
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  
陵玄感爲兩軍西拒衛玄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大  
戰玄感軍頻北復與子雄計子雄勸之直入關中開未  
豐倉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  
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玄感遂釋洛  
陽西圖關中宣言已破東都取關西宇文述等諸軍躡

之至弘農宮又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  
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爲  
然留攻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槃豆  
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薰  
杜原諸軍大敗之玄感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  
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返走至葭蘆戍窘迫獨與  
弟積善步行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  
殺我積善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  
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纒而焚之餘黨悉  
平其弟玄獎爲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爲郡丞周旋玉所

殺玄縱弟萬石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  
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石弟仁行官至朝議大夫斬  
於長安竝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爲梟氏詔可之玄  
感之亂有趙元淑者預謀誅又有劉元進亦舉兵應之  
元淑博陵人父世模初從高寶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  
寓居京兆之雲陽隋文帝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晉王伐  
陳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公本官賜  
物二千段元淑性疎誕不事產業家徒壁立後授驃騎  
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  
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每求賢夫聞元淑請

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慕之及至其家服玩  
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及出連又  
致殷勤元淑再三來宴樂更侈於前因問所須盡買與  
之元淑致謝連復拜求以女妻之元淑感而納焉遂爲  
富人從楊素平楊諒以功進位柱國歷德州刺史潁川  
太守竝有威惠入爲司農卿玄感有異志遂與結交遼  
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光祿大夫封葛國公明年帝  
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駕  
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  
歡因與通謀并受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



帝以屬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元進餘  
杭人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  
屬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遂聚亡命  
會玄感起於黎陽元進應之旬月衆至數萬將度江而  
玄感敗吳郡朱爕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  
進奉以爲主據吳郡稱爲天子以爕崇俱爲僕射置百  
官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討焉爲緒所敗  
朱爕戰死俄而緒俱羅竝得罪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  
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  
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

石徑丈餘數日失石所在世充度江元進遣兵人各持  
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遇反風火轉元進衆懼  
燒而退世充大破之元進及崇俱爲世充所殺世充坑  
其衆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其後董道冲沈法興李子  
通等竝乘此而起素母弟約

約字惠伯童兒時嘗登樹墜地爲查傷由是竟爲宦者  
性如沈靜內多譎詐好學彊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爲先  
籌於約而行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  
同三司文帝受禪歷位長秋卿鄜州刺史宗正大理二  
少卿時皇太子無寵晉王廣規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

信約乃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兄弟功名蓋世用事有年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於骨體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曰吾智

慧殊不及此賴汝起余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惟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爲左庶子封脩武公進位大將軍及帝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發凶問揚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卽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加右光祿大夫及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先墓遂枉道拜

哭爲憲司所劾坐免官尋拜浙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  
爲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旣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  
曰公比憂瘁得非爲叔也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  
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  
之

穆字紹叔暄弟也仕魏華州別駕孝武末弟寬請以登  
城縣伯讓穆詔許之終于并州刺史贈開府儀同三司  
華州刺史穆弟儉字景則偉容儀有才行位北雍州刺  
史政尚寬惠夷夏安之後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  
縣侯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卒諡靜

子昇字文殊美風儀有器局髫鬣就學日誦千言見者  
奇之九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絕  
慶弔閉戶讀書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時爲寧都  
郡太守甚有能名賜爵樂昌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爵爲  
侯隋文帝作相行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  
府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昇方直拜益  
州總管長史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後歷宗正卿  
刑部尚書出爲吳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晉王廣鎮揚州  
詔令昇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得失規諫疑闕卒於官  
子虔遜

寬字蒙仁儉弟也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大之物坐之見者咸異焉及長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父鈞出鎮恒州請隨從展効乃授高闕戍主旣而蠕蠕亂其主阿那瓌奔魏魏帝詔鈞衛送寬亦從行時北邊賊起攻圍鎮城鈞卒城人等推寬守禦尋而城陷寬乃北走蠕蠕後討六鎮賊破寬始得還朝廣陽王深與寬素相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孝莊時爲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爲大行臺北征葛榮欲啓寬爲左丞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媿壻

李神軌謂顥曰匹夫猶不可奪志況義士乎乃止孝莊踐阼累遷洛陽令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邢杲師未還屬元顥入洛莊帝出居河內天穆懼集諸將謀之寬勸天穆徑取成臯會兵伊洛天穆然之乃趣成臯令寬與尔朱兆爲後拒尋以衆議不同乃回赴石濟寬夜行失道遂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咎曰楊寬非輕去就者也吾當謂諸君明之言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握其手曰是所望也與天穆俱謁孝莊於大行仍爲都督從平河內進圍北中時梁陳慶之爲顥勒

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說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頗欲相見不寬答僕兄既力屈凶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天穆聞之自此彌敬孝莊反正除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朱榮被誅其從弟世澄等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捍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寬答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之節及朱兆陷洛陽囚執孝莊帝寬還洛不可遂自成臯奔梁于建鄴聞莊帝弒崩寬發喪盡禮梁武義之尋而禮送還孝武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孝武與齊神武有

隙遂召募驍勇廣增宿衛以寬爲閣內大都督專總禁旅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錄從駕勲進爵華山郡公大統初遷太子太傅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刺史卽本州也廢帝初爲尚書左僕射將作大監坐事免周明帝初拜大將軍從賀蘭祥討吐谷渾破之別封宜陽縣公除小冢宰轉御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詔寬與麟趾殿學士參定經籍寬性通敏有器幹頻牧數州號稱清簡歷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與柳機不協案成其罪時論頗以此譏之保定元年除總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薨於州贈華陝虞上

潞五州刺史諡曰元子文恩

文恩字溫仁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天和初行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恩討平之復行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恩又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等生獠及東山獠竝破之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承寧縣公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博并在陣禽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左旅下大夫隋文帝爲丞相從韋孝寬拒尉遲迥於武陟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其

將李儁遂解懷州圍破尉遲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復爲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人思之爲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爲戶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戶部尚書位右光祿大夫卒官諡曰定初文恩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弟紀當世多之紀字溫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累遷安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王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遇擊走之以功進開府入爲虞部下大夫文帝爲丞相改封汾陰縣

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歷資州刺史宗  
正少卿坐事除名後尋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  
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黃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遷  
荊州總管卒諡曰恭

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  
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  
誠至恭德慎行爲世師範漢之陳紀門法所不過焉後  
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蓋有  
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何報施  
之反哉惜雅道風流早同標致公望人物所推夫處亂

虐之世當機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託  
六尺之孤旬朔未幾身亡君辱進不能送往事居觀幾  
衛主退不能保身全名辭寵招福朝廷之釁旣已仗義  
斷恩猜忌之塗無容推心受亂是知變通之術非所長  
也處道少而輕俠倣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  
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屬隋文帝將清六合委以腹心  
之寄掃妖氛於牛斗江海恬波摧驍猛於龍庭匈奴遠  
遁若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爲  
一時之傑然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  
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

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寔乃素之由也玄感宰相之子荷恩二世君之失德當竭腹心未議致身先圖問鼎假稱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昆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約外示溫柔內懷狡桀爲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不亦宜哉寬間關夷嶮竟以功名自卒文恩能以爵讓其殆仁乎

北史卷四十一終



